

催化和支持作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

记者：金忆茗



Frank Jannuzi

于 2014 年 4 月加入了莫琳和麦克·曼斯菲尔德基金会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Foundation), 担任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之前担任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的副总干事 (法务、政策和研究)。他现在作为国际事务政策和政治专家, 以东亚和太平洋事务政策主任的身份为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John Kerry 工作。

「美国一直在通过其轴辐型安全架构政策在亚太安全方面起到领导作用, 而在将来, 美国的作用将更多地被描述为催化性质的作用, 也就是说, 美国应当促进在亚洲形成有效的多边安排, 来帮助解决像是恐怖主义、海盗、流行病和流感这样的跨国问题, 或者是解决涉及到大国竞争的问题, 而上述问题很难由亚洲内部解决。」

记者：正如您之前所提到的，美国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是确实一个太平洋大国。

您如何界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是一个领导者、协调者还是守护者？美国现在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到了亚太安全事务中？

Frank Jannuzi: 在过去七年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一直在通过其轴辐型安全架构政策在亚太安全方面起到领导作用，而在将来，美国的作用将更多地被描述为催化性质的作用，也就是说，美国应当促进在亚洲形成有效的多边安排，来帮助解决像是恐怖主义、海盗、流行病和流感这样的跨国问题，或者是解决涉及到大国竞争的问题，而上述问题很难由亚洲内

部解决。美国可以起到一种支持性的、催化性的作用，来推动关系紧张的大国之间的对话以及和解。这是我对未来的希望。

记者：关于日本，新的双边防务纲领允许日本在亚洲地区以及亚洲之外的地区内在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中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您如何评估其对其他亚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这会对其邻国构成威胁吗？

FrankJannuzi：我相信美日同盟不会对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而且当然也不会对其邻国构成威胁。美日同盟的变化主要是涉及到日本在特定情况下协助美国的义务。例如，如果朝鲜向美国发射了导弹，在过去，日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来击落该导弹，因为日本并没有遭受到直接攻击。这是个荒唐可笑的情况。如果美国和日本是同盟，那么日本就应该有权利来使用其武装力量击落该导弹，但是直到最近，日本一直没有该权利。因此，美日同盟的变化涉及到日本向美国所承诺承担的一系列互惠的且更加平等的义务。这绝不会让日本成为一个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因为美国一直致力于日本的防卫，而这一点没有改变。

记者：其与军费开支有何关联？

FrankJannuzi：美国持续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其军事防卫，但是，公平地说，美国希望其安全盟友为共同的安全目标而公平地分担军费开支的相应部分，并且要求日本在地区和全球安全方面做出更多贡献。但是，请注意，中国在过去十年里每年以15-17%的增速来增加其国防预算，而日本的国防预算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缩减。日本仅仅在其防卫上花费了1%的GDP，而中国则花费了将近6%。在新的防卫纲领规定下，日本将只能在其国防开支上增加非常小的量，并且其将仅仅能够达到逆转在过去二十年来其国防开支持续下降的程度。所以，这不应该被解读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每次我听到我在亚洲的朋友们谈论日本军

国主义，我都要提醒他们，日本没有导弹，没有航空母舰，没有战略轰炸机，也没有核武器。很明显，日本不对像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构成威胁。

记者：至于朝鲜半岛，我注意到，您在您于1999年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评估了美国能否引发朝鲜崩溃的可能性。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过程中的立场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Frank Jannuzi: 当然，美国和朝鲜现在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下。虽然我们之间有停战协定，但是我们之间已经斗争了七十年了，而如果您看过任何朝鲜所发布的报道，您就会知道他们一直把我们形容为敌人。他们谈论着我们的敌对政策，他们嘲笑我们的领导力，而且他们诋毁我们在世界上所起到的作用。他们使用非常不好的语言来形容我们，但是我们并不经常使用不好的语言来形容朝鲜。

称呼他们为敌对力量仅仅是对战争状态的恰当描述。我们仍然处于战争中。这是一场需要被永久终结的战争，而并不仅仅是签订一份停战协定，而同时需要签订和平条约。美国与朝鲜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我们承认他们，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我们接受他们作为联合国成员国。而美国并不想要看到朝鲜这个国家因武力手段而解体，美国确实希望最终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而我想说，这也是朝韩双方的朝鲜族人民的共同希望。在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方面，美国现在的立场与朝韩双方的朝鲜族人民的立场是一样的。

现在，朝鲜不应该寻求核武器。其受到联合国的多边制裁，而这也是受到中国支持的，寻求核武器、发射远程导弹，上述两个行为不是对朝鲜的邻国构成了威胁，就是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我希望人们能够关注于此，并且敦促朝鲜接受要求其停止导弹测试和核试验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如果他们接受了，那么美国将会非常高兴地与他们坐下来，并尝试就结束战争和外交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

记者：在过去一些年里，中国时常卷入关于南中国海诸岛和钓鱼岛（尖阁诸岛）的争议中。随着中国作为新兴力量的崛起，您是否认为中国应当使用其力量来在周边安全方面保卫自己呢？

Frank Jannuzi: 首先，我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就致以崇高的敬意，而这些成就并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有巨大的价值，同时也对世界有巨大的价值。通过消除贫困和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已经在过去35年里成为了增进世界福祉的重要力量，而我希望在接下来的35年里，中国仍继续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行投资，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大举投资。我支持AIIB。在亚洲存在很多的基础设施问题，而我认为，如果能够遵循在透明度和兼容性方面的良好的国际惯例的话，则AIIB可以提供帮助，所以我对此表示欢迎。

我认为，中国在消除人们关于其将如何使用其新力量的忧虑方面可以做的主要的事情仅仅是，努力寻找与其邻国和美国的共同点，并以该共同点为基础。例如，我们在共同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伊朗核问题，而我们可以继续为此而一起合作。而不是仅仅关注于文字表述，例如“中国的和平崛起”，而这些文字需要转化为实际行动。中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新丝绸之路倡议和铁路连接就是尝试将这一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例子之一，但是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而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以共同点为基础，则其将会消除存在于华盛顿和其他地区的对中国意图的猜疑。

也有人对中国将如何使用其力量感到担心，中国已经成长到如此巨大，并且成长得如此迅速，人们对是否可以信赖中国没有信心。军费开支的增长并不十分透明，而且人们对其目的并不确定。而消除这些疑虑的主要办法仅仅是通过中国的行动，但是现在，在中国南海的行动已经让很多华盛顿的人们对中国正在试图发展其以军事手段实现其领土要求的能力而感到忧虑。

记者：美国和中国是否可能在中国南海发生冲突？

FrankJannuzi: 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导致发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美国在中国南海没有领土要求，尽管美国的盟友菲律宾在中国南海的部分地区有领土要求。我相信中国会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争端，并且如果中国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些领土争端的话则其国际声誉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因为领土争端在这里实际上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更多的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的成员的象征性含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已经受到了很多国家的谴责，包括中国。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相信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力量而行事，并通过非强制性的方法来和平地解决争端。

记者：您对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争端如何看待？

Frank Jannuzi: 同样的。日本一般将钓鱼岛看做是日本的领土，然而那些石头实际上并没有战略意义，这仅仅是一个荣誉问题。国家之间不应该仅仅因为荣誉这样的问题而相互发动战争，尽管他们也这么做。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西狄底斯曾说过，国家之间发动战争是由于三个原因：荣誉、恐惧和利益。至于钓鱼岛这个问题，如果是因为利益，那么双方之间就会和平共处，因为那些岛屿并没有战略价值。但是，荣誉问题的影响很大，并且应当由北京和东京以外交手段解决。如果他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只能保持理性并搁置争议。在那里的海床之下并没有资源，并且即使是有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钓鱼岛也不能控制200英里领海基线。即使如果中国或日本控制了那些岛屿，这也仅仅是一个荣誉问题，而没有任何利益牵扯其中。

但是，在中国南海，存在利益。中国南海是一片更大的区域，领土意义更大，并且海底资源更加丰富，所以有更多的利益处于博弈之中。但是钓鱼岛仅仅与荣誉有关，两个国家都应该更加的负责任，将他们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将荣誉问题搁置一边。

记者：在您的文章中，有一个预测，*中美关系将很可能决定21世纪*。那么，在习近平-奥巴马的时代，您如何解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将如何影响亚太事务？

Frank Jannuzzi: 有一些关于大国关系的新模式的事情是美国人民和奥巴马都确定赞同的，并且美国人民也相信，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并不意味着零和游戏，该零和游戏中会涉及到美国力量的衰落。美国欢迎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且这也对整个世界有好处。在19世纪存在很多大国对抗，这是真实的，而德国的崛起被英国看做是威胁。而在今天，中国的崛起并不一定是威胁，尽管在新模式中的某些方面美国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习近平谈到，“充分尊重彼此的利益”，而这听起来像是美国和中国应当接受类似于*门罗风格 (Monroe style)* 的势力范围，而这并不是美国所欢迎的概念。我不确定习近平的真实意思，但是我想，美国仍然不太清楚中国到底在寻求什么。美国并不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大国，而我相信，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他可能会支持一个多极世界，并且这更加符合中国在世界上的表现。但是，当他谈到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时候，看起来，其仅仅适用于美国和中国，而这引起华盛顿的些许困惑。

记者：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将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Frank Jannuzzi: 我想，中美关系中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美国的两大政党都有个坏习惯，那就是针对不同的问题而指责中国。这很常见：比尔·克林顿在老布什当政期间对其对华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而在他当选总统之后，他就改变了他的观点，并支持良好的中美关系。在8年后，小布什对民主党进行了猛烈批评，认为其对华过于软弱，但是在他当选总统之后他就改变了立场。而在2008年，即使是奥巴马总统在与共和党人的竞选活动中，他也因共和党人没有为争取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与中国抗争，而是允许中国

获得巨额的贸易顺差，操纵其货币并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而批评他们。但是当他成为总统之后，他大力地支持与中国的战略和经济对话。

因此很不幸，每隔四年或八年，美国政客们就因为一些问题而指责中国，这很常见，而我可以肯定地说，在2016年将会出现对中国的一些指责。共和党人会说，奥巴马允许中国扩大其影响力，而以牺牲美国为代价，他们可能会就中国南海问题而指责奥巴马过于软弱，他们可能会就没有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而做足够的抗争而指责希拉里，而且他们可能还会指责希拉里对中国不够强硬。但是，如果共和党人赢得了2016年大选，他们也同样会与中国做生意。他们会尊敬地对待中国，因为这就是现实，而我们必须一起合作。

我想，下一任总统将不会对美国对华政策做任何重大改变，但是我确实认为，不论是谁当选，美国方面肯定会更加强烈的要求中国尊重多边法律并通过谈判来解决争议。由于中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强大，美国将希望中国进一步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并且，在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和中国人民的劳工权益等领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论谁当总统，都会在努力促进中国在上述这些领域内做的更好而投入很多精力。

记者：相应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美国在亚太地区政策方面的重点将是什么？

Frank Jannuzi: 美国的基本政策有三个组成部分：1) 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强化与我们传统盟友的关系。不论是共和党人做总统还是民主党人做总统，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他们将继续在我们的传统盟友方面进行投入：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2)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支持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这包括TPP、东盟地区论坛和我们对APEC的支持，以此来努力强化这些多边组织以帮助亚洲发展和整合。3) 第三个组成部分是，与中国的交往，而对此，有些人说包括两个因素：积极的对外交往和以安全政策为目标的劫持行为（hijack for insurance policy）。不论是谁做总统，我们的对华政策都将会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但是同时，如果中国的行为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则会出现这种劫持行为。我想，下一任总统将考

量建立共同利益和劫持行为之间的平衡，甚至可能比奥巴马、民主党和共和党更倾向于运用所谓的劫持行为。与过去相比较，中国的不确定性略微高一些。

记者：您在回复中强调，中国的行为可能会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您能否详细地说说，什么是美国的利益？

Frank Jannuzzi:1)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是推动经济一体化和增长，而具体来说就是，削减关税壁垒、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和支持贸易增长。2) 在安全领域，美国的利益就是支持和平，特别是避免在朝鲜半岛出现任何大国冲突，并制止任何形式的军事扩张主义。我想，支持善政廉政也是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在像是缅甸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内战已经持续了30年，我们想要支持那里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或者说像是越南这样的国家，在那里，我们试图鼓励他们实行他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3) 同时，在与中国合作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防止全球变暖方面也有美国的利益存在。中国可以在这方面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包括日本，我们是三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因此我们有责任一起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4) 同时，我们在防止核扩散方面也有特殊的利益，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朝鲜核问题上取得进展，否则亚洲的稳定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台湾（地区）也将会发展他们自己的核武器。